

安徽古籍叢書

杜詩提要

〔清〕吳瞻泰撰 陳道貴 謝桂芳校點

黃山書社



安徽古籍叢書

黃山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杜詩提要/(清)吳瞻泰撰;陳道貴,謝桂芳校點  
-合肥:黃山書社,2015.1  
(安徽古籍叢書第二十二輯/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纂)  
ISBN 978-7-5461-3625-7  
I. ①杜… II. ①吳…②陳…③謝… III. ①杜詩-  
詩歌研究 IV. ①I207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305366 號

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 
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會 立項資助項目

## 杜詩提要

(清)吳瞻泰 撰 陳道貴 謝桂芳校點

\*

責任編輯 李霜琴

責任校對 張紅一等 封面設計 馬芳

黃山書社出版發行 合肥新南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80×1230 1/32 印張 12.75 字數 228 千字

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61-3625-7

定價 38.00 圓

凡發現本書有印刷、裝訂錯誤,可直接向承印廠調換。

# 杜詩提要

〔清〕吳瞻泰撰  
陳道貴 謝桂芳校點

##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

我國歷史悠久，典籍豐富。我省地處南北之交，學術尤擅其盛。數千年來，哲學、史學、文學、藝術、語言、科技，作者輩出，著述如林，或自名一家，或蔚然成派，多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，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。允宜及時整理，以廣流傳。

粵自明清，以至近世，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、龍眠叢書、貴池先哲遺書、南陵先哲遺書諸刻。一九三一年，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刊，所收皆皖人著作，分期影印。出至第六期，以抗戰軍興而中止。盛業未竟，論者惜之。

今者，中央倡導整理古籍，我省領導對此尤為關心。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，決定編纂安徽古籍叢書。編纂宗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，批判繼承，古為今用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，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。最其體例，約有數端：

一、所收皆為歷代皖人著作，時間一般以辛亥革命之前為限，內容以文、史、哲為主，分類成輯。尤其注意稿本、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。

二、整理方式包括輯、校、標點和注釋、今譯。校勘，力求採用善本為底本，校以他書，

或加補輯、編次。標點，採用新式標點。注釋，務求精確，但不作煩瑣考證。整理中，儘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。

三、先秦、兩漢著作及語言、文字之類，皆用繁體字，其餘則酌用簡體字。版皆豎排，以期一律。

四、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貲助刊者，得於書內題名。

杜詩提要卷二

歙 吳瞻泰 東巖 評選

五言古

述懷

去年潼關破。妻子隔絕久。一段家事。是追述。今夏草木長。

脫身得西走。麻鞋見天子。衣袖露兩肘。朝廷愍生

還。親故傷老醜。涕淚授拾遺。流離主恩厚。柴門雖

得去。未忍即開口。一段國事。是實境。寄書問三川。不知家

在否。比聞同罹禍。殺戮到雞狗。山中漏茅屋。誰復

依戶牖。摧頽蒼松根。地冷骨未朽。幾人全性命。盡

## 前言

吳瞻泰，字東巖，號良齋。歙縣（今屬安徽）人。清順、康間諸生。少即留心經史，思爲世用。人省闈十五終不遇，乃邀游齊魯、燕冀及江漢、吳楚、閩越諸地。康熙三十五年（一六九六），授經揚州。後至京師。五十四年（一七一五）南歸。瞻泰與同里黃生、汪洪度等友善。所作詩文冲夷簡澹，不假修飾，妙合自然。著有杜詩提要十四卷、陶詩匯注四卷、循陔堂自訂詩集二十六卷、紫陽書院志附講義五卷等。

吳瞻泰杜詩提要一書，初名杜詩則，成稿當在康熙三十五年（一六九六）之前。後從其師田山薑先生建議，定書名爲杜詩提要。全書十四卷，共選詩四百六十五首，分體而編。吳氏言：「初欲依單本編年之次，不分古今體，使讀者因其時其地其人，略得公之生平前後次序，不至大有參錯。然此集乃瞻泰一己所得，簡其要以爲讀本，非工部全書也。故仍分體，以便於讀。而各體之序次，則本之於單爲多云。」其撰述宗旨，見於其自序：「子美作詩之法，可學者也。吾特抉剔其章法、句法、字法，使爲學者執要以求，以與史法相證，則有從人之門，而亦可漸窺其堂奧。」故詩法分析、史事掘發乃其關注之重點。如從杜詩學史之視野加以考察，則可見清初洪昉、黃生和吳瞻泰等徽州學人杜詩研究之實績；對我們研讀杜詩提要，評判其得失，或有助益。



明清之際至乾隆時期，是杜詩學研究繁榮期之一，出現了為數衆多品質上乘的杜詩學著作。杜臆、錢注杜詩、杜工部詩集注、杜詩詳注、讀杜心解等，各具特色，精彩紛呈。以作者所屬地域而言，數江浙地區最為集中，出現了錢謙益、朱鶴齡、仇兆鼈等杜詩學大家。而在徽州地區<sup>⑤</sup>，也形成了杜詩研究羣體，讀杜研杜注杜之風頗盛。

清初順治、康熙年間，徽人治杜詩者，其著作流傳至今的有洪舫、黃生、吳瞻泰、汪灝等人（洪氏有杜詩評律，黃生有杜詩說，吳氏有杜詩提要，汪氏有知本堂讀杜）。除此以外，尚有為數衆多研治杜詩的學者。黃生杜詩說凡例曰：「亡友洪方舟與余三十年性命友朋於杜詩，中間與程公如、曹次山、汪幾希相互考訂。諸友皆淪亡，不及見余書之成。近詞英吳東巖，稍出其秘笈，以五言律詩示余，惜余選成次到，故摘其評於十二卷，是皆為予他山之助也。」其中洪方舟即洪舫，吳東巖即吳瞻泰。程公如、曹次山、汪幾希等，亦徽州人<sup>⑥</sup>。黃生於杜詩說中，屢引洪、吳、程、曹、汪諸人評注杜詩之言。吳瞻泰杜詩提要評杜詩略例亦謂：「宋元以來，箋註千家，旁搜遠紹，積日窮年，咸有采錄。而老友黃白山先生、汪于鼎、洪度、王名友、榮、余弟漪堂、瞻淇，晨夕析疑，凡所徵引，悉署其賢，不敢竊取。」其中黃白山即黃生，汪于鼎為徽州籍，吳瞻淇乃瞻泰弟。鄭畋嘗研究杜詩。清道光徽州府志人物儒林載：「鄭畋，字慕情，貞白里人，嘗手輯杜詩箋注。」鄭畋乃明末清初人。歙事閑譚卷三載：「鄭畋，明末遺老，字慕情，又字遺蘇，號慕道人。貞白里人。志稱其工詩畫。隱於狂疾，服如野僧。或有言觸往事者，輒哭不休。簪紱中人有願近昵者，哭以拒之。」

從以上簡略敘述中，我們不僅可以一睹清初徽州研治杜詩的盛況，還能領略徽州研杜者之間切磋、交流之風。其間，洪舫、黃生和吳瞻泰三人又堪稱代表。洪舫杜詩評律爲清初徽州杜詩研究較早之作，對黃生等人頗有影響。洪力行在杜詩評律後記中，將黃生杜詩說與洪舫杜詩評律的關係比作「讀服氏注者，益思復見鄭箋」。此比未必十分恰當，但洪舫對黃生的影響却是事實。從杜詩評律和杜詩說中，不時可見二人商討、切磋的記述。黃生杜詩說在當時和後世均有較大影響。同時人仇兆鼈的杜詩詳注將其作爲重點參考文獻，引用其說達三百餘條。陳貽焮先生杜甫評傳亦屢引黃生之說。近年來，學界對黃生杜詩說頗爲關注，周興陸、郝潤華等發表了頗有價值的研究論文。吳瞻泰杜詩提要的影響雖不及杜詩說，但其評解杜詩多有精到之言，蕭滌非先生杜甫詩選注就多次加以引用。透過杜詩評律、杜詩說和杜詩提要<sup>⑤</sup>，我們看到同時而年輩有異的三位同鄉（洪舫與黃生的關係，介乎師友之間；吳瞻泰則爲黃生後輩），在研究杜詩時，平等相待，取長補短。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，使得當時徽州的杜詩研究在學界頗具影響。

### 一、對「諷刺說」的態度及批評實踐

對於「詩聖」杜甫，所謂「一飯不忘君」之說的影響由來已久。身處明末清初「天崩地坼」的特殊時期，一些學者如傅山、顧炎武、王夫之等，對此持懷疑以至批評的態度。而隨着清廷統治的逐步穩定，至康熙、乾隆之世，講求「溫柔敦厚」、「忠孝大義」，忽視杜詩中諷喻成分的思潮又占上風<sup>⑥</sup>。處於明清之

際以至康熙年間這一歷史時期的黃生等徽州杜詩學者，面對「一飯不忘君」與注重挖掘杜詩諷喻之旨的不同取向，能持較為客觀的取舍態度。黃生杜詩說杜詩概說云：

杜公屢上不第，卒以獻賦受明皇特達之知，故感慕終身不替。雖前後鋪陳時事，無所不備，於其君荒淫失國，惟痛之而不忍譏之。此臣子之禮也。乃說者不得公心，影響傳會，輒云有所譏切，此注杜大頭腦差失處。妄筆流傳，杜公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。

對穿鑿附會的譏刺之說提出批評。在具體評說時黃生等也常有類似的說法。如洪舫評秋興八首其五：

前半極力形容，只要襯出後邊「識聖顏」三字耳。譬若皇居不壯，天子何以成尊？俗以爲譏刺唐（玄）宗好神仙，則是少陵忠愛一生，反不明於春秋內諱之義矣。非是非是。（杜詩評律秋興

#### 八首其五）

黃生解說曲江對雨：

公感玄宗知遇，終身不忘，詩中每每見意。五句指南內之事，蓋隱之也。敘時事處，不著痕迹；憶上皇處，不犯忌諱。本詩人之忠厚，法宣聖之微辭。此豈古今抽黃媿白之士所敢望哉！後人類不能推見至隱，近惟錢牧齋箋注，以此爲懷上皇南內之詩者，得之。（杜詩說卷八曲江對

#### 雨）

對於被不少注者（如錢謙益等）看作是諷刺之作的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詩④，黃生認爲并無

解者多謂此詩寓意譏刺，此以後人見識卜度耳，非公意也。唐祖老子，事故不經，然使操筆者爲韓退之，寓刺或所不免。若子美詩中，於求仙、學佛二事，蓋津津言之。唐之詩人，皆喜談方外之說，固不獨子美爲然，彼獨何爲以此刺其君哉？今於『世家遺舊史』、『身退卑周室』等句，皆不知作者命意所在，概以譏明皇好長生意抹殺之，即子美有靈，亦不能人人見夢矣。公後進朝獻太清宮賦，太清宮即西京玄元廟。陋儒都不參考，輒率臆以釋此詩，何其妄哉！（杜詩說卷十，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）

杜甫晚年力作秋興八首，評注者對其中的一些作品亦常以諷刺說解之。黃生在細緻人理解析的基礎上，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：

說者多以漢武指明皇，然自『蓬萊宮闕』以後，並敘已平居遊歷之地，以伸故國之思耳，何必首首牽入人主？況昆明以下諸處，皆前代之迹，詩已明言『自古帝王州』矣。後人都不細繹，故其知者則以爲思明皇，其不知者遂以爲譏明皇荒淫失國，庸見小生，強作解事，竟使杜公冤沈地下。……或曰：五言宿昔、能畫、鬪鷄諸作，固皆指切明皇，子何所見而謂秋興必無譏乎？曰：凡說詩，當審其命意所在，而後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。如望京華、思故國，乃秋興之本意也。以此意逆之，自然絲絲入寇，葉葉歸根。若云譏及明皇，支離已甚，其害辭害志豈細乎？而謂與宿昔諸詩可同日而語乎？（杜詩說卷八，秋興八首其七）

葉嘉瑩先生對黃生此說持肯定態度，認爲黃生『所言頗爲有見』（杜甫秋興八首集說）。

但黃生等並不因此而全盤否定譏刺說，如有的學者所說的那樣『絕不言諷刺』，而是較爲客觀對待具體作品，分析其中可能含有的諷喻譏刺之旨。如黃生、吳瞻泰解說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：

時明皇巡遊無度，故以虞舜、周穆反正爲比。是日風霾必甚，遠望無所見，故有『秦山』四句。

漢書中山靖王云：『雲蒸烈布，杳冥晝昏，塵埃布漫，昧不見秦山。』四句之意，本此。靖王蓋言廷臣蒙蔽主聰，讒間宗室。今明皇亦爲奸臣所蔽，遺棄賢才，故以爲喻。讀末四句，意益顯矣。『黃鵠』，喻君子；『隨陽雁』，喻小人。君子無路上進，而君側小人但爲身謀，不爲國計，時事可知。此識者之隱憂也。（杜詩說卷一，同諸公登慈恩寺塔）

諷切明皇，不忍直露。看其登塔處，直陳所見。入時事，皆用引喻。（杜詩提要卷一，同諸公登慈恩寺塔）

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宋人已有譏刺之說。王嗣夷引三山老人語錄云：

此詩譏天寶時事也。山者君象，秦山破碎，則人君失道矣。賢否混淆，清濁不分，故曰『涇渭不可求』。天下無綱紀文章，而上都亦然，故曰『俯視但一氣，焉能辨皇州』。於是思古聖君不可得，故曰『回首叫虞舜』云云。時明皇方耽淫樂，故曰『惜哉瑤池』云云。賢人去朝廷，故曰『黃鵠去』云云。唯小人貪竊祿位者在朝，故曰『君看隨陽雁』云云。余觀『烈風無時休』一語，必非無爲而發，分明有憂明危盛之思。『黃鵠』蓋自況也。三山語未爲無見，補錄於此。（杜臆卷一）

錢注亦引三山之說，並出己意：

高標烈風，登茲百憂，岌岌乎有漂搖崩析之恐，正起興也。涇渭不可求，長安不可辨，所以回首而思叫虞舜。蒼梧雲正愁，猶太白云「長安不見使人愁」也。唐人多以王母喻貴妃，瑤池日宴，言天下將亂，而宴樂之不可以爲常也。（錢註杜詩）

此詩有無諷喻，頗多異說①。但黃生等所持諷喻說，還是比較審慎的。其它如前出塞、後出塞等詩，黃生等亦持諷喻說：

明皇不恤中國之民，而遠慕秦皇、漢武之事，杜公此詩，託諷實深。（杜詩說卷一，前出塞其六）

前、後出塞皆諷明皇黷武之事。交河之役以遣戍，故其辭怨；薊門之役以召募，故其辭詩。然兩蕃雖靜，祿山繼反，是徒搜狐兔之穴而不知虎狼之在門內也。詩但具其事，而諷刺之意自見於言外。此真樂府正音，固不在區區字櫛句比耳！前諷明皇黷武無厭，後諷明皇養虎貽患，第借征戍者之辭以達之，真得古風人之意。（杜詩說卷一，後出塞其五）

吳瞻泰解此詩，徑引黃生之說。

## 二、以文解詩之法的運用

元人范德機曾謂：「作詩成法，有起承轉合四字。」②而清初金聖歎與徐增等人，則爲以文法解詩

的積極實踐者。金聖歎等以文法解詩，以分解法評解杜詩，講求所謂起、承、轉、合的結構分析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詩歌作品評說時的籠統、模糊的缺陷。以此法評詩，盡管難免時有生硬、機械之弊，在杜詩學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視的意義，頗具時代特色<sup>⑥</sup>。像杜詩詳注的作者仇兆鼈也深受金聖歎以時文評杜的影響。施鴻保就說仇氏「本工時文，殆以說時文之法說杜詩也」（讀杜詩說自序）。而當我們把視角轉向清初徽州杜詩研究者時，從洪昉、黃生及吳瞻泰等杜詩批評實踐中，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以文法論杜詩的影響。黃生等運用文法說解杜詩，將解說杜詩意蘊與形式結構分析結合起來，較好地闡發了詩意與揭示了杜詩的藝術境界。同時，他們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生搬硬套、割裂詩意的做法。周采泉先生認為杜詩說「說詩風格頗似唱經堂，但金人瑞非失之俚，即失之莽」；而黃生之說「則馴雅典則，非金人瑞所可同日而語」（杜集書錄）。周先生此言乃屬總體評價，但移以論文法解詩也頗為恰當。

何焯應洪力行之請，為洪昉杜詩評律做敘，其中有云：

近代則四聲而外，並無有知「八病」二字者。所講僅起承轉合，尤為作詩之末務。然苟其發明疏通，確有真得，使初學讀之，可識文從字順之方，要未可謂無功也。洪生待臣，篋中攜有族伯方舟先生杜詩評律一冊，於杜之章法、句法，一一為之縷析其曲折。雖當年排比聲韻之微未易窺尋，而起承轉合，則固以備矣。

何氏對以起承轉合論詩頗為不滿。但對注重章法、句法，講究條分縷析的非主觀硬套的起承轉合法評杜詩者，亦非一概否定。從何氏之言，我們似可體味到洪氏雖講起承轉合，却能較好地避免其機械

生硬的弊端。

金聖歎以時文評解律詩，由起承轉合，進而以前後兩解分析杜甫律詩。徐增與同學論詩云：

聖歎唐才子書，其論律，分前解、後解，截然不可假借。聖歎身在大光明藏中，眼光照徹，便出一手。吾服其膽識。但世間多見爲常，少見爲怪，便作無數議論，究其故，不過是極論起承轉合諸

法耳。（徐增說唐詩）

可見金聖歎此法在當時頗受世人排抑。作爲同時之人，洪氏杜詩評律也常將杜甫律詩分爲前後兩解，可謂金氏之同調。春日懷李白洪評曰：「前說白，後說懷，微分兩截。」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（其一）洪評曰：「前把山林實說，後說陪遊，與懷李白詩同格。」但洪氏並非機械運用此法。洪氏評對雪詩即云：「詩有宜分兩截者，亦有不容兩截顯分者。」洪力行在杜詩評律後記中，對洪舫評杜之法的特點，做了精要的總結：「伯父博極羣書，而最鄙訓詁。茲所選五、七言杜律，不鉤深，不扯異，第就本文玩味，疏通其旨趣，指點其章程，眉目分明，首尾聯貫，俾讀者了然得解於章句之中，自超然會心於章句之外。」可見洪舫注重杜詩章法脈絡之尋求，是爲疏通詩意服務的。

金聖歎以前後解分析律詩，對於古體詩也運用分解法。他說：「唐人詩多以四句爲一解。故雖律詩，亦必作二解。若長篇，則或至作數十解。」（金聖歎選批杜詩）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，均體現金氏結構分析的特點。黃生說解杜詩時亦注重起承轉合的結構脈絡。如杜詩說卷四評銅瓶詩有云：「劈起一句，至結處始應……突起一句，隨手撇開，至結尾始挽合，與「羣盜至今日」作篇法相同，乃古文遙呼



徐應之法也。』卷五評洞房詩云：『此詩以前半意翻敘於後，顛倒互易成篇，只一「應」字屬虛字，筋骨全然不露。如此起，如此承，如此轉，如此結，章法、句法、字法，皆極渾淪無迹。』杜詩說卷四評送司馬人京詩云：『起得無端，接得更無端，兩句各開，中聯只承次句，至尾聯始應轉起句，乃知「論社稷」、「涕沾巾」全是寇盜頻仍，主憂臣辱，心事如此。大開大合，惟古文有之。公蓋以文法人詩律者，若徒謂其鋪陳時事，波瀾壯闊，而曰杜公以文爲詩，此村塾學究皆能言之。』

洪舫以分解法評杜詩，或與金聖歎的影響有關。但尚無材料證明洪氏與金聖歎有直接或間接關係。而有材料可以推測，黃生對金聖歎等人以時文之法解杜詩當有所聞。黃生詩塵卷一謂：「憶友人陳伯璣論詩云：『姑蘇城外寒山寺』，自是天成。』而陳伯璣對金聖歎解詩之法是了解的。張芳與陳伯璣中說：『近傳吳門金聖歎分解杜律，其說即起承轉合之法。』○以此而推，黃生以文法論詩，可能是受到金聖歎評詩之法的影響。

吳瞻泰對以文法評杜詩也有自覺認識。杜詩提要評杜詩略例謂：

子瞻謂：『學詩當以子美爲師，有規矩法度，故可學。』黃魯直則推爲『詩中之史』。羅景綸則

推爲『詩中之經』。楊誠齋則推爲『詩中之聖』。王鳳洲則推爲『詩中之神』。諸家所論雖不同，而莫不以法爲宗焉。古有古體之法，絲緒多而益見其長。律有律體之法，尺度嚴而益通其變。蓋法有縱橫、奇正之不同，而意即離合出沒於其中。若左馬之文，不可以繩尺拘者，不得其法而意亦晦。

吾願世之學杜者即作左馬讀可也。